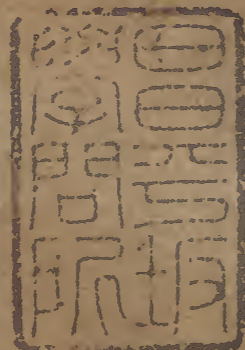


說
鈴

後集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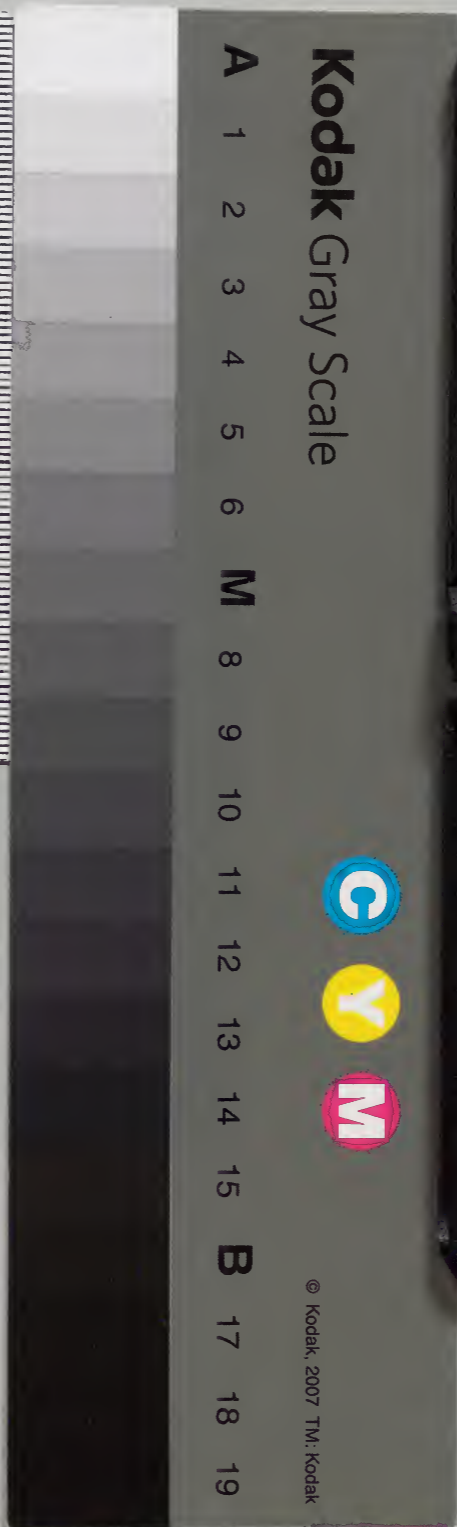


替雲樓雜說
天香樓偶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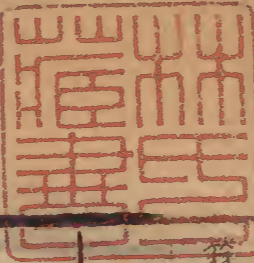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七函	二四冊	三一七〇號	漢書類

漢書門			
二四冊	三一〇號	二四冊	二四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70
冊數	24 (12)
函號	371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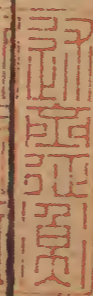


雲樓雜說



淺草文庫

德清陳尚古雲樓著



制科

國朝滿洲學校之設自范文程始應試一百四十人其入庠歲試之法為等第者三上第賚絹二匹次一匹又次威以夏楚吾浙巡撫蕭起元曾殿馬科舉初場二義尚書廣寧楊方鼎小陰沈文奎皆掄元國初試功臣子弟對策二道至內院除官順治乙酉始御試丙戌始會試廷對而滿人未之及也辛卯定制滿人中式者四十人而蒙古烏金超哈亦如之烏金超哈者遼人也皆與漢合榜初場經義三篇俱清書五五滿洲蒙古古竺放進士五十人狀元麻勒吉授弘文院修撰後易名馬中興泰博雅君子也

蜀試始辛卯未司
至欲竣事二三場并日
常州葉震林壬辰南宮第一百六十二人尋以文體除名乙未
赴南宮奏名如前按明再舉予鄉者有之若兩舉會試其名次
又同則前未聞也
康熙甲辰會試廢八股時文改為二場初場策五次場經書論
各一表一判五丙午丁未亦如之己酉復三場舊制丁巳盛京
江南浙江等七省貢監特恩鄉試庚申福建亦如之

廷杖

弘治乙丑夏四月考廟以旱禱因露坐冒風翼日不豫大璫張瑜
陝西人與劉瑾同開主御藥得旨召醫以大醫院判劉文泰御醫

高廷和進兩人者素與交結謂上疾易治致止均獲賞外廷持不
可然竟以誤投致劇且晏駕矣衆朝痛憤奏下三人獄皆論斬是
秋已赴市而瑜黨于瑾密令家人殺原瑾傳旨取還仍幽於獄公
論大不平時家水南先生寔官刑科與同列湯仁夫禮敬等廷執
不報明年瑜等賂瑾則喉以伸辭輒為法曹論駁不得悅若是者
數矣最後先生當筆云參照張瑜劉文泰高廷和三人者黨惡著
於朝廷罪狀白於天下會鞠於朝真情既得衆矍於市公論焉廷
而乃巧撫百端詎辯四六帝國幸開生路苟道死利痛惟先帝之
疾感因風露患非膏肓使張瑜填司名醫豈惟大故而乃懷私自
用引類非人徒報朋比之效劫同顯萬乘之危殆致先帝升遐劉
文泰高廷和用藥之悞致文泰廷和進御張瑜汲引之非同罪必

嚴奸首張瑜則坐主謀殊惡不遺同黨劉文泰高廷和詎容末減
再照張瑜自稱奉旨督同不孽懷奸締結夫城社難動故點鼠得
以因依藤蘿善緣由樗木巧於扳引文泰廷和素庸醫其盤據
南城藉張瑜左右而內為之地張瑜風味醫術其專主御藥倚文
泰廷和等彌縫而外為之援援雞曰督同之有命端由朦朧之具陳
至躬承召醫乃妄用私黨良因締構有年以致纏綿無間孰云非
自黃緣顧欲解乎交結事至于此口尚何辭為張瑜者自宜伏聽
斧鉞之誅用泄臣民之憤而猶以母氏為言悲戀不已天恩上請
煩贖有加且張瑜實奸宄之徒尚知篤母子之愛而舉朝抱忠孝
之節寧獨後君臣之倫穆穆在上明明在朝何忍忘君父之讐甘
於向惡逆之黨劉文泰高廷和罪無二等事干一連視其屢同奏

請願其互相邀約在昔有云南山可移判不可改宜從原擬云云
瑾怒詰知其狀視科道若冰炭矣丙寅冬下先生詔獄杖三十棍
左遷六安州判而余仁夫等相繼去嗣逢閩少保張都憲揚大理
瑾傳旨免瑜等出獄嗟乎許世子不嘗藥春秋書為弑君瑜等非
直不嘗藥之比竟失賊若此瑾登罪通于天矣此先生述迂杖略
也先生秉天地正火之氣忠義貫白日初釋褐觀政刑曹從駕至
郊壇而孝廟有科道之目未幾拜編修而先生即轉朝右真
可謂不負睿鑒矣

真武像

大典李侍即真武蘇李侍即真武其像許野刺朱珠
有真武像端坐椅立右手出橋左手龜蛇龜蛇木具足靈官荷戈

侍作瞑目狀雲氣^鏡之現^神神恍惚^{恍惚}有無之間皆具體人也
其背鐫云高麗國王^進以^金蓋^大內物落^或者李以十緡
得之視隋文帝始^宋是^無精^白佛^尤奇^疾母者好也造
物尚巧矣哉

篤義

高相國拱揚州興化人未遇時^世素服^靴必負工沈某補綴
義不受值如是者數年公甚德之為昏初公入中書子忠往謁焉
公問女何欲對曰欲宦爾公曰女赤身來勢安得宦雖然吾必有
以待女聞興化魚蕩徵銀一百八十兩從戶部齋文去解銀到京
宦從可得也忠違公指領銀不辭已耗去八九部行縣覈數令恐
追忠得實沒家產尚不能償并忠解部母亟走京師見公公曰若

無憂兒子定不死居頃之朝廷差公御樹公撤數盜道獄中且揚
言曰太師因某有舊撤御筵逆之戶部大驚立為解放母若子遂
得相見公厚贖之以歸

二

吳門諸生陳正禮臨終屬其子曰昔中興中相國友善然于性介
自相國之顯也弗與通倘女不能自存性必有廢及後其子遷往
謁公公瞿然曰某罪深矣遂延入舍之以三十金為將無何烏程
董尚書欲與婚公執不可董疑門弟子驕公曰非也時冰人未工
耳董請益堅公曰若不獲已^微來不可但某名宗子恐不能致奈
何董祝公為介某已授^精有^綠色^公曰某豈為^非子金為
禮終鞅鞅不愜人意董^之而^婚成^人子^前獲^金二千餘金竟

此本卷之五

置於中人之產者且什倍焉
申相國偶從士其飲其家錯羅古玩中
也衆方欲叙禮公連輝客以蕭齋衆珠愕然公曰境頗幽寂若
移尊于此甚善主人曰諾然意殊不寧酒半免從者請故公曰
吾輩人耳寧有向畜而拜耶方悟一時失檢

三

臨清賣酒者衛姓失其名疎閣臨水有二人從坐深語絕無從者
須臾傾倒而起其一人意甚弱踣因語主人曰我朱姓家南閩幼
卒無杖頭錢明日酬可乎主人唯唯視其色甚愉二人頗德之明
日蒼頭來亦不言所以已而衛氏子葺居悞傷一人死與父繫入
南閩道相國家相國送客出心識衛曰一非五里準衛主人乎何

為而至此衛前白相國相國曰無憂令蒼頭語州太守斷燒埋二
十兩以悞傷免衛素與相國無舊甚訝其厚相國者即前酒肆中
朱公也同相國飲者吾郡相國温公也因假滿之京道臨清潛入
朱公家值公伊孫婚無容膝之地兩相國緩步却外樂飲而別蕭
父子遂得釋然終不知相國為朱公也

蒼雲水秀

吳興大家廬墓元亨書二水交會看其地必出入座此足驗且未
之秀也

大白仙

禾城趙君隣字孟侯少時入廬殿中見神座空設榻曰大白仙
有沙門語曰五年後當以此居君若隣領之殿殿後一空東向當戶

設銀床為敬帝之神題穎在焉既而自謂也往往稱天
白仙云壬戌歲進士官行人壽封封歸道病肩與入寺其立僧
出延君隣君隣大說之以其狀貌有壽中人及偏問寺中皆符
其相去纔五年爾君降日日是是侯侯同年友屬以後事居數日
而歿

封肝

閔茂元字震湖烏程南潯人也父病亟矣而茂元呼天求代徧禱
浮屠氏弗能效或曰若久之患非肝莫治也茂元大喜淬刀以出
其肝急奠几上血滂然流忽悶絕仆地家人無知者適鄰曲來問
疾見之驚嘆方知其到胸也既而獲蘊因雜藥以進父服之少間
而茂元不數日創竟合焉時順治壬寅歲杪冬十七日也

墜崖婦

平氏者河南嵩縣任士弘妻也美而惠淑士弘甚憐之閱三年無
子將禱少室山約行二十里卒過高嶺左臨絕澗守然青不見底
方舍騎而徒忽猛獸橫逆平氏顛而墜崖西望皆百丈巉絕欲下
無所士弘哭之慟抵厓而歸延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初張義
曾豎任家及來樵而平氏已亡三年矣梓湖幽篁深薄間婉婉呼
張義大詫回顧見一毛女體黃穎約長五寸許因布舌不敢
語久之毛女復曰我任家女也年年不相識耶義驚曰大
嫂無恙乎曰然曰何幸而得此曰初墜時緣藤得無損已而饑
見交柯女貞于垂始始食之環珠三日後甘香襲人三月乃生
穎半載則騰而上下矣此此山中之水唯此泉寒冽渴即翔留不

各書通二

得與女相見長其述後始末且道王生哀慕狀平氏曰我已羅
然輕舉與鸞鶴五其樂何復禁為我謝任生早十
風占以豐似續母徒自苦也言既一躍石成義報任生任生幸
不自勝即商即平氏惜畫像三日平氏果至直前抱之平氏曰
是誰曰夫也司安已寢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子女何竟忘是
昔之好乎平氏既情壯心乃與歸入深閨初飲凌腹痛
瑜時而定半月黃頰漸落依然美婦人也自後情好益篤生子女
數人歷四十餘年臨終乃大息曰妾不與張義凌蹕碧虛之上一
死生而無終極何至有今日言訖歎歎而瞑

春聯

春聯之設自明孝陵此帝都金陵於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

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帝親微行出觀以為笑樂偶見一家獨無
詢知為醃豕苗者尚未倩人耳帝為大書曰雙手劈開生死路一
刀割斷是非根投筆徑出校尉等一擁而去嗣帝復出不見懸注
因問故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燃薪祝聖為獻歲之瑞帝大喜賚
銀五十兩俾遷業焉

雁宕圖

石門山人字初暢工山水古法曾題雁宕圖云沙門文石自雁宕
歸言未至龍湫初過老僧岩入松徑數里即石橋寺寺以洞為殿
深可五十武其高廣倍之左有方池石罅泉下如注甚清冽石橋
高可十丈以之為山門各門之下是石為臺俯可六七丈旁通石
級從左上小門藤蘿掩映幽絕可愛疑非人間世也余初未信文

虎谷 昏雲樓樓設

石遂援筆作圖為此乃為潤色之弄賦一絕云禪客探奇千里遊
石橋寺裡正逢秋深松路僻人烟少惟有寒泉不斷流萬曆丁丑
中秋携李東旭題

烏程法華寺旭圖石山十一幅皆巖峻可觀

物皆

王鐸微時距所居八里許民家豕作人言言休咎甚驗鐸與族兄
孝廉往觀之豕言若有所避以尚書來故也後縣令命除之妖遂
絕清江浦楊鑑川牙容也家素裕歿見夢于子曰產某家為牛其
子姓訪之果生一牛買歸善飼之

望水檀

吳中無盡菴有樹不知何名春槁夏榮梅雨過而舒葉葉既開則
水定以此卜水侯最準有山丁見而識之知為望水檀

盜石

明萬曆中京師有盜石而收者解南城御史問賊首何來曰江西
建昌人熊其姓顧石高三尺餘獲之正陽門外御史詫曰石豈有
偷者乎當必有異女不言將不貸女對曰微公問固當言之此實
紫玉爾御史曰何以辨之曰其頃為風雨所剝玉質已露每至夜
分澄寂輒有光徹天真希世之玩也其經度半載不幸而收命矣
夫御史曰女既有真賞當申奏朝廷以邀天子之眷而乃自干法
紀獨不思懷璧為罪乎然女識若此玉人安在必為我購而任之
成則賚女不然罪且不測熊唯唯攻之果得玉紫光騰那約重數
十勛御史大喜賚熊銀百兩作賀表以進詔貯庫焉

鵲不停

滇南有樹名曰鵲不停松林蒸霧鳥皆避去不復下惟鵲之交也則棲止而萃其上積澁于樹則痛生焉土人斲瘡成丸大如鳥卵一近人肌骨輒自相跳躍相傳聞容用然滇中珠貴重不能多得也

彈

馬溪沈斗字景先工彈雖遠人不逮也嘗登西堂榭有商舶因風猛猝至倉卒欲收布帆斗戲以彈中轆轤之上絢礙不能下舟中人遙拜求解復以小丸送出前彈帆遂落又嘗左右張銀燭十餘枝中懸尺許以彈出入其間燭盡而錯列如故了不仆也蓋藝之精絕乃爾

兵禍

順治壬辰漳州被圍日久城中百姓裁餘一二百人第舍萬間率洞開不閉室中虛無人其一二百人者指溝中白骨歷數其姓名氏里居語人不爽銖黍及危急之日有士子率妻子闔戶一而絕隣舍兒竊者食之視鄰中^緊_急皆^盡_化隣舍兒亦廢箸自絕古人云一將功^成_萬骨枯^帝_王不^勤_兵遠^矣其德可謂至矣

別奸

吾郡大守陳幼學^號_菴^號_菴下^車而^問馬^車實^奸_究其^奸_究陳某豪橫人也公^既_罷^歸^之^日有^目首^項從^人指^授侯守者懈而逸去公^大怒^方捕^未某^將陸^也所^居去^云大書其壁

此處有紅字批注，內容較為零碎，難以完全辨認。

曰陳某在此公某此持其造其去也若是者數年後公罷
任歸陳某爾獨于公盡而返公易其時其其于曰既有緩急當
依陳生而公于為仇家所寤公言從陳某得悅既公之德度往往
類此

公音曲妙天下門春或向年言之固平飲其主司以

請公自顧鍾袍烏帽非可更衣作依僧仗以為惡重違其意遂演

伯喈辭朝及登塲態既詔今得旨謂塲四座莫不心折公之風

流都雅殆後人小

捨穎傳忘

吾郡飛英捨穎有大鐵缸相傳內有惟魚每至風雨晦明即遊行
空中及其年修浮圖吾家伴頭素業巧曾登其巖俯視鐵缸乃空

洞無底始知所傳大妄此與輟耕錄所載吳江縣塔穎二矢同蓋
習俗好恠流傳多訛等而上之甚誤非小有識者不可不察也

除蟒

葉羽便蘇州洞庭山人也多力好武略初師白玉山誨不傾心鬱
鬱不得志然玉山妻於南尚魯天成天或拳手天下無雙而劉縱
又天成高弟羽便遂謝去玉山師大成與鞋一兩以精鏡炭兩
頭舉武飛揚較棍棒尤峻也又擊炭來俾姓紅徒手擗吳宵與炭
俱盡而止羽便不勝痛楚天或曰業須破當令上可養羣鶴下
可拾蟬娥則臨陣可搏英石矣美道不准飛躍二字辨雞神
會必高躍十丈橫躍十丈此後建如振訓騰準萬里準貴育不如
也女先學高躍天或恚心指後與幾二練道與縱均天成曰觀女

何

卷之...

才技取功名如拾芥耳僕嘗苗其書草堂為身之階草堂即繼也歸未束裝而草堂已既往收值張推故不與設計指引入無人頗獲息後客湘潭張氏黃蒙雲峭豪忽大蟒張才之境四面皆幽殊境便躍高空中舉武騰躍蟬蛻中蟒要害須臾跳擲而死其書見者魂魄也羽使在前御之以殿其扉良久得釋持衆已聚數百人驗之果然遂白邑令令發銀一十二兩待以賓禮衆復請曰自蟒雜處茲土採山溉畝棄去之日久矣宮缺于餘而百姓坐困如是者七八年今受葉公之賜當肖像樹石俾居人世祝焉令曰可既竣題額曰姑蘓葉公生祠勒碑山上曰葉公除蟒處羽使

嘆曰嗟乎微曾師幾死于蟒昔草堂餉千金僕固不受耳然豈容恣然遂紆道南昌以百金為曾壽益不忘所授云

鍊氣

太學韓昌箕曾遇羽流自言修真二紀氣已鍊成昌箕曰如何因起立日暉中從鼻吹息至軒氣如一線凝結不散尋復納入

龍

慈溪城外五十里曰孔巖古刹在馬常樓甚軒敞崇禎甲申忽陰雲漲天沙門觀雙龍入樓中遊風雨驟至殺如霹靂及雨霽登樓恍然水雪滿日視之皆白鹽也近吳之或曰此龍戰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孔巖立至未幾氣逆諸其御河間東昌瀕海之地長起疑白如霜土人名為驗煎石成硝蓋

鹽之餘也

二

寧波府北郭外十餘里順法戊戌秋村武出戶佇觀見龍摩霄行雨雪清氣清而上徒龍怒倏然雲霓四聚將一村驚人畜多驚至筐篚見空猶村局如故云

鶴

諸生錢元覺客寓一樓北憲古栢翁然有鶴巢其上昕夕往來伺子殊不畏人已而失其一孤雌匝樹哀鳴聲甚悽斷若是者數日忽一鶴驟至潛飛入窠中孤雌屢逐之去未幾群鶴畢來翔噪而散回視孤雌已雙棲若連不復相逐矣君子曰貞天性也往往移于情高尚兩况于人手

義優

義優者不知姓名明萬曆間在吳門演劇諸伶相謂曰聞某家有樓宿餓死今夕有能寢者當以福勞之大小淨然許諾已而中變小生副末亦如之大淨曰三人同誰可承眾曰諾大淨扮關公餘扮平倉從初唱大江東家送結之曰更聞樓下哭甚哀哭已登樓一拜跪生若末心悽無措大淨獨德安縣人羅姓改俊名三十六年海售銀伍百餘兩而觀海致之死其實曰行克則家人吳富揚三地

此... 卷... 雜...

三

得伸唯大聖憐察淨曰大既女既當何四其獲申理不意皆
自怖而死非其罪也大淨當女其法姑息心以待
慎勿呈形害人以干天鬼唯不去淨或二人曰事倘或
殘必毀屍滅跡則負此鬼果日第云止聞鬼殺爾無
何大巡初蒞蘇撫君致飲范祠大淨急指以血汚面當席語
二公曰本郡冤微紫清關某傳首併二夫人昭雪二公愕然曰謹
受救大淨曰事恐洩奈何二公亟屏人大淨如鬼指畫餘其隱語
既復嚼舌嘔鮮血而暈扶出始甦二公塞遣丁壯二百名圍觀海
家并擒吳富楊三等一訊吐實發屍追銀如數貯庫三人者皆伏
辜舉郡稱二公如神大淨終不語洩大淨真智勇人哉

古桂

武康縣周家山古桂大可數人抱娑娑出嶺表清秋曠野綠香
十餘里遊人日甚山家苦之以桂售於人其人將薪焉道遇周生
具以告生曰姑少待遂馳語邑侯賀元寬侯雅人也遂挈舟與生
俱見之大驚竟償其人錢村得無損順治辛卯年有劇賊傷之而
禍居人數口盡歿

褒忠

順治中工科給事張籍邠明朝中節難諸臣五此祥五章明凌
義渠申嘉胤陳純德張慶劉文衛時春許五
制曰可每歲祭於九月十七日祭
帝皇之度真卓越千古矣

禁娼

凡公...

順治壬辰禁食山婦以長後良家子被婦錄流落樂籍故
世祖特有是命其落于者詩平價歸却下甚快之
妓連蕙蘭因事紫曾以書于岳石帆有云舍羞婦亭前獨
語語兒溪畔無致當路釋一時傳為佳句

題竹

吾郡天聖寺畫壁題文敏夫人所繪竹九筆欹蕭森殊有遠韻有
題詩云數枝密葉數枝疎露壓烟帶秋雨餘宋室山河多少淚
無半點上林於林於竹名庚子山詩防露動林於夫人姓管氏諱
道昇字仲姬吾邑茆山人嘗入觀中宮馬梅稱古所題絕句甚佳
然則夫人曾中豈徒有涓川千泓耶

再生

陸遠字清寰郡人也善繪事工着色花鳥嘗得危疾絕三日始甦
言為人執去儼然公庭一人若監差狀恒左右之梓過同郡張宏
宙邢二石驚曰子何為至此言未既內宣言曰女未應來宜亟去
二石囑曰潘氏償我八兩積中失紀于告吾家母索也遠曰諾又
行次乃三遠之衢遠知潘文之婦曰中道而行既蘇問張邢等
皆遠病中物故因知二石所成語其家伊子感穎曰正理此事願
君勿言僕當潛置之遠竟平復以壽終

義馬

義馬者吉水王禎亦來馬也成化成道判夔州刑象賊流
劫入境禎銳意往剿同知王性甚禎相能而循律昔能榮成
素黨于王伴翼禎赴大昌慈望風道禎前車中大馬叱賊賊怒

斷禎後兼殘左肱以死其巨竟逸去奔歸長斯疑其扁若
告哀狀守者入之血林清志驚蓋大昌去變約三十餘里衆
始駭禎遇害賊未解後二十日始強子廣會不能歸將售行
李并及馬而王意在得馬竟不與值及機行碎檢二十五日夜且
半馬哀鳴特異王命其者如莖豆不止王疑其者給已自起視櫪
馬驟前驚其項久乃得脫復奮首請其骨什玉於地翼日吐血數
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兩指其伏誅禎孫鑿為羅洪先言之如
此洪先初未信後十餘年得實為之記

雉窠黃

羽之擇深林以遠害也然鳩婦則營木杪燕子則棲梁間往往為
蛇虺所虐而雉性不慧恒乳哺于山椒麥隴之上獨晏然無恙或
云窠底有雄黃黃氣遠射能辟毒物鄉人三四月中編覓之為市
其取黃之法先以溺繞窠三匝從而掘之所獲約二三兩其價倍
于他所但不審黃之由來為雉所卸而有乎抑產于茲土而獲乎
張彥先若在必能辨之矣

倒垂蓮

閩中有鳥名倒垂蓮形似鷓鴣其羽毛珠類孔雀恬粹可愛因睡
必倒挂故名然書籍罕見豈東越所謂倒挂綠毛么鳳者與吾鄉
有自漳泉籠歸者唐子為余言之如此姑志之以俟博物者

救鯉

莊麟山西永寧州巨縣鄉民也年三十六春暑浴于河見大鯉困
網中約重百餘斤解網救之其鱗鱗而黑之遊行作回顛狀羅波

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麟隴在其都皆翩然俊逸揖麟而言曰
于德于甚已請于家君將以味室于幸勿辭麟瞿然曰僕田澤人
耳素不與君相聞何德之有別喬野不稱敢辱君之妹乎秀才曰
于不憶河上之鯉耶于乃名門龍王弟三子也化魚出遊為漁所
困微于將贈于于市矣舍珠明真堪作速于何拒之深也麟聞
之心恻曰水府路殊賢珠何愛于僕蒙君之厚是速僕之死也敢
辭秀才心恚因出水晶一顆贈麟曰倘魁為虐于以此禱甘雨可
立豐也及寤而晶在焉早飯效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贈遺皆却
焉遠近甚德之國朝順治初年七十餘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
君數將畫品應見還麟探懷予之秀才曰于仁且介當廟食茲土
土人立祠河干顏曰放鯉肖麟像其中禱猶驗焉

哥症

先達李其姓歸德府鹿邑人也世為農家癸卯獲雋于鄉伊父以
喜故失教大笑及春舉進士其笑彌甚歷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
初猶間發後一宵且不能休大諫甚憂之從容語大醫院某因得所
授命家人給刀父云大諫已歿乃父慟絕幾殞如是者十日病漸
瘳伴為却語云大諫治以趙大夫絕而復甦李因不悲而笑症永
不作矣蓋醫者意也過喜則傷憐以悲而乃和技進乎道矣

二

烏程姚莊顧文虎累葉醫績習享虛郁忽一日促家人持竹批解
褲受杖二十後習為故常間用稍稍輕加可責或反以杖杖之恐
重下乃呼快心如足數年漸覺痛痛而止醫者聞之曰過等辛辣

發物則熱毒內証因成毒瘰通打不致上攻否則疽發背而死矣此富貴人烟瘴也

狂婦

順治辛卯慶雲縣南三里村村婦病癆不相容出外乞食數日忽作狂言言禍福輒驗遠近流聞競往問之有田主者素未相識即道其姓氏里居且曰子數日人耳幸玉歸毋留也田生倉皇而去數日果歿又曰某月日河水將大上四縣齊沉百姓其魚乎已而果然此不知何青也

賀宿紀聞

賀宿字天士丹陽人曾作紀聞云余讀甲申紀事諸書載懿安張皇后事心竊疑之后事熹宗當魏奄柄國誣殺楊左諸君子后聞

之輒不快及熹宗崩後立懷宗嚴正有丈夫氣豈肯臨難以苟免乎然則野史何所聞而云順治庚子余至燕過舊內侍王永壽曾營事宮中余問張后陷賊乎王奄嘆曰傷哉此言也然亦有說當熹宗時忠賢養女任氏京師小家女貌麗而心狡忠賢愛之以進立為貴妃妃素見惡于后崇禎甲申李賊入京師宮中鼎沸后聞變自縊永壽已目觀其死而後事未幾賊寇出逆賊詔曰我固天啓皇后也賊首信之即擁去事賊未幾賊寇出逆賊詔曰我固天啓皇宮過無賴少年與之媾彼少年不喜也後京師不可留遂携之去托跡數百里并居處餘少年不喜也後京師不可留遂携之去先朝皇后也御人不致置如之也今則已登後語人曰我朝遞送入京

五公書錄卷之三

章皇帝惡其行稱賜死其死之年月予不能記矣余聞之太息
良久乃知野史所傳實繁任非張后也微年卒辨之當世誰白
其誣哉謹志其事以俟史者傳信焉

按懿安皇后河南文學張國紀女特與選者二大監劉克忠秉
筆選中后天啓元年夏大婚禮成后性賢明好讀書習字客魏
深憚之誣稱非國紀女暨重犯王二所生幾徼宸聽忠賢陰令
坤寧宮近侍陳德潤譖后動靜日於乾清宮雜間之三年后娠
客魏盡逐侍史之異已者更人承應致損元子胎而張皇親又
廷折忠賢逆奸遂遭羅織賴聖眷未衰故得免禍后之嚴正有
可駭后風馬懷宗即位封懿安皇后按諸書云上至南宮遣人
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能達宮中大亂后青衣蒙頭

徒步入成國公第夫倉皇出走必有導之者似非無據即如青
衣蒙首宜無感粧迎賊理則從賊斷為任無疑特假后以自尊
貴耳又按弘光元年會審太子問公主同宮女早叩周國舅門
太子云叩門者我也則所傳后入成國公第何足深信蓋國初
南北阻絕傳聞多訛而野史所載俱非目觀當以王奄說為確
載筆者其慎之毋忽

五里蛇

吾湖沈公某明萬曆間遊無嶺南勳文吏來詢有恭將安貌甚
醜恠厥首僅存白膏無嶺南勳頭目光燦燦騰注公大驚獨
雷問故自言茲地蛇千載以上者數文直四五里或七八里
恒宵遊過豺虎諸蛇吸吞之其於人亦然其言夜歸覺為風

文
卷
五
里
蛇

攝去厥趨而入如坐其
爐中萬火齊於涅槃
腹矣至抽刀剖之約厚五六寸任此蛇蟻手捨身奔躍數十里外
經時繞出而此蛇已死其頭體皆紅頰上肉肉俱盡倦而寢及寤
始疾聞半載方愈此蛇約長五里山中人競取脂燃燈今其骨尚
存鱗大如筍惜其體而殘為平生之恨公曰昔狄武襄破崑崙
關尚衣銅面若狀貌魁奇日者騰裂樹功堂不遠矣後蠻條開安
將軍即驚怖逃匿果屢著勳績擢總制焉

金爐

西冷昭慶寺僧印如崇禎中自燕歸泊舟野寺見几上古爐金色
爛然以為宣爐也損十二金得之徧售不果適大賈見之驚問價
幾何印如曰任所教大賈以石試之極為嗟賞印如心動不售拭
之乃金爐也因斷而留之其所獲無異印如樂甚每獨坐笑說
不休未幾遂致有徒要初者曾投以黃金因兩後因回祿失之要
初竟鬱鬱而卒

版籍

金陵後湖貯天下郡縣戶口冊籍有明崇禎計一百七十萬本有
奇國朝止存萬曆以崇禎五年者餘或製甲煎火藥為又
議每本重四五勛勳值銀八分可得四萬餘錢散落為民間
覆酷云

高識

丹陽縣東關三外有閣苑吐萬曆已丑進士荆茶所建也上聖
漢昭烈登閣張北有坐額曰三士荆茶所建也上聖

元

閣上飲甚歡酒半以書發請文益唯世文敏
文敏皆欣然應之終不及書復介某為言文敏曰二傑莫漢
誼難兄弟分乃主臣並生竊所未安某非怯情是素第吾輩詞臣
恐冒昧書之無乃貽誚千古乎一時服公高壽

梅龍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呈有大樹大焉若龍相
傳謂之梅龍陸放翁在蜀時嘗訪之曾為賦詩云兩龍卧穩不
飛去鱗爪脫落生莓苔蒼狀其偃蹇如此

白鷹

順治乙未高麗國獻白鷹按魏茅鴟也似鷹而色白高麗固產白
鷹諒不與鸕茅等然玉立雲飛清秋高落寧不為真賞所珍耶

劉氏老婢

慈溪縣劉仲昭家有老婢曾大父幼時人也頗如五六十許少曾
過道人授藥一丸吞之永無疾厄亦不記某甲子為生辰若絳絲
老人忘年狀但憶若干歲時倭犯慈水曾抱小郎若避某所獲免
小郎若即仲昭曾大父也從是年推至康熙庚申則已百三十八
歲矣

祁禹傳

歸安茅鑣鹿門先生志奇字子九號石齋逆才曠世偶同諸友諧謔
枚舉平生可人以志奇遇然笑曰頃復所聞過則過矣未足
云奇也世有一人石百遇空屬妙驚斯為奇耳諸友曰昔人陳迹
第輩靡所不調信若兄言言願一披讀曰此種異書欲購殊未易

卷之四 書傳雜錄

也兄當以春缸沃我耳耳使曰唯唯也也固不固食言食言
暮歸即鳩工匠及內外騰者百餘人人廣廣如畫如畫鏤危坐其
中或以口語或以手按筆隨筆隨利手士手手欲脫亦不顧也天
將曙而百回已竣序日舒閱具具因因成成人曰昨諸人來第言宿
醒未解俟裝釘既就方報我我以以內內東東題曰仰禹傳結構精妙不可名
肩書閣午後始悟鏤後以書書東東題曰仰禹傳結構精妙不可名
狀而千載韻事一人編焉諸友曰才人妙手如萬斛明月從空散
落可謂風流之董狐矣鏤曰篋中尚需幾帳明日當奉諸公衆方
欲觴鏤固辭乃止後聞鏤一夕草就莫不驚嘆而鏤屢頌練開曾
不能博一第或以為口過所致云

易形

明嘉靖間倭訂嘉興府崇德縣皂林培伏屍橫野有無賴抵屍所
欲檢衣帶間物迨丙夜走舟舟而來其人匿樹杪見一童子携燈
一老人隨後逐屍翻閱無首者弗顧也獨一屍體甚豐碩老人辭
衣裸身扶屍如人立交口相向隈抱片時老人遽墮地屍已蠕蠕
動矣忽起立披衣著冠躡燈而去其人甚驚怖明日語人如此蓋
修練之人年力衰薄特易形以資壯盛然猶已僵者更有生人易
形尤奇崇禎中淮安府安東縣閩廟僧與其徒共居師年五十餘
徒年二十許耳是時師姓海陽其徒在焉有僧來止宿年七十餘
明日設供祝其徒曰欲與師見假一物不審見允否曰須待師來
越日又設供恣甚情至其徒許諾是夕同寢夜半排闥而去其徒
晨起詢隣曲衆咸說曰尊師何病疾時飛錫到此其徒曰小僧即

此卷 卷之五 卷之五

本廟某也無又誣曰不意如公少年一夕成老既其後携鏡自照不勝悲慟不數年而卒此皆玉昭帝術未可以理數測也

柳州獄

吾郡長興欽爾莊與戚某友戚某後成進士任廣西柳州司李戚止有一子甫年十四娟靜明秀甚愛之以二百金為贖伴師爾莊然爾莊曾渡太湖舟覆聞空中神語云欽秀才當斃柳州府獄茲非非命之秋也盍拯之遂得緣木故岸恒向戚言之徒憶前事辭蓋堅戚復疆之曰死生命也他慮固難測若軒獄弟之職耳脫有意外之變獨不能庇故人乎爾莊釋然同往已經歲餘戚出按旁郡爾莊畱書齋忽以硯擲公子傷顯死夫人甚哀之下爾莊府獄大守訊其由爾莊曰適見鬼逐公子亟擊之因誤傷公子大守姑

緩之以待戚來戚遙聞嘆曰嗟乎此定數也欽何罪促令引出而爾莊已前二日死

雞之卵

歸安縣孫在豐年十六入庠冠軍通雅雖生卵而學書來聞家人疑不祥以雞作供而投卵于何媪氏聞之惋惜曰此佳兆也任他日必作狀元雞宜蓄之奈何弄卵而棄耶庚戌以第二人及第媪氏之言不誣矣
三兒友信外父馬元成廉人沈相家畜伏雞忽抖擻作勢毛盡落已而赤情岸然化雄矣因白邑侯王公公以為積也厚給之然馬子雋才困棘闈者數矣豈慮有避遠耶

非烟香法

烏程南得董說字若雨常立毋烟香在使百草未嘗為臭香意奇
矣其作象香評云蒸松葉則清風時來佛人如坐縑布殿中可以
消憂蒸梅花如讀郡境元水經注舞臺去人都遠蒸蘭花如展荆
闕氏畫軸落落穆穆自然高絕蒸菊如踏落葉入古寺蕭索霜嚴
蒸芍藥香味懶靜昔見周昉倦繡圖宛轉近似蒸荔丹殼如碎寒
犀使人神煖蒸橄欖如遇雷氏古琴不能辨其價蒸玉蘭如珊瑚
木難非常物也善震懼人蒸薔薇如讀秦少游小詞柔而艷蒸橘
皮如登秋山望遠蒸木樨如褚河南兒寬贊挾篆隸古法自露文
采蒸菖蒲如煮石子為糧清瘠而有至味蒸甘蔗如高車寶馬行
通都大邑不復記行路難矣蒸薄荷如孤舟秋渡蕭蕭聞雁南飛
清絕而悽愴蒸藕花如鼓琴得緩調蒸麝香如坐鶴背土望齊州

九點烟耳殊廓人意蒸艾葉如七十二峰深處寒翠有餘然風塵
中人不好也蒸紫蘇如老人曝背南簷時蒸梔子如海中蜃氣成
樓臺世間無物髣髴蒸水仙如宋四靈詩冷絕矣蒸玫瑰如古樓
閣樗蒲諸錦極文章鉅麗蒸茉莉如話鹿山時立書堂橋望雨後
雲烟出沒無一日可忘于懷也說嘗寓鹿山故云

底人

榕城任氏柳州別駕某孫女也年十八嫁章余真卿慕而娶之任
居閩多所匡益時順治丁亥真卿下鄉捕民之束髮者甚急因反
戈創焉追獲九人及署威怒而斥之入且將殺之任聞真卿以怒
不貸也徐徐而請曰民愚何知因縛急求脫非欲甘心於公也公
盍少原之而開以更生之路真卿涕衣起曰幾中我指彼死已晚

矣何相寬之甚也。後飲袂進曰：公惡南紀所活者千萬人矣，何新一赤子而不宥？是自急乎真卿意，遂解頤。如其髮，何任曰：此易易耳，幽之圈而截其髮，以訊則盡然矣。九人由是得釋。明年任歿，有異徵，惜哉年之不長也。

放雲送望

放雲詩：明寧獻王所造也。王諱權，號懼仙，每月令人往匡廬最高處，囊雲以歸，耕雲齋，障以幕，暎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動如身在崑洞，飄然有凌雲想。送雪詩：周憲王所造也。王諱有墩，按汁上風俗，每歲遇雪，初下則以小盒子盛之，送親知，以為瑞或舉觴歡宴尤宮中所尚焉。

桑

古者中原以北皆帝王至化所漸，其為桑土甚闕。今燕齊間樹桑絕少，連畝者桑葉開，遲于南中，而飼蠶在密室，不生火，唯清豐縣蠶特盛。耕桑國之大計，希心經濟者，當令民事遵三代之遺，兼通于今日，而無弊，則東南之民力紓矣。

巧昏

唐世涵，郡之烏戍人，年十六為諸生，英英欲上父實甫與澤昏而中表顧館周氏，周固素封，顧以伊女為婿，而周之戚屬黃敬甫與唐善，佐之周遂允焉。及卜日，下定顧因與黃俱之，周氏忽鏡門弗得入，聞無人殺及訪比鄰，知彼婦為弟誕，以唐貧竟夜辱周老，不得寧，周老且晨出，不知所往，二人既無可奈何，為溺者久之，愧無以報，實甫黃卒，然謂顧曰：寒門雖貧而小女願惠淑於周，非敢自

說鈴春雲樓雜說

媒聊以解辱命之罪唯足下圖之顧具以告實甫實甫大喜從之
且邀黃樂飲而罷世孫年十八登第明年丙戌成進士授崇明令
娶婦之任道經周氏其女尚未字世孫聞年少為才而黃女容德
無比為一時冠絕周氏婦戲志死

花開不時

郡中施清善繪事庭前有玉蘭二本當春極清力培之入夏與菡
萏爭妍賦詩志異康熙丙午十一月吾邑吉祥菴牡丹開十一莖
士女遊賞者甚眾已酉春予移植梔子亦憔悴殊甚夏杪素芳爛
熳較勝昔時乃知百卉隨盛衰而枯榮開雖不時無足異也

石獸

臨清以南運河築閘閘左右皆鑄石獸虎首石鱗身其足四其爪

五蓋天吳之屬以壓水惟非虛設也

雷火焚樹

吾邑檀家園有樹大可兩人抱康熙辛酉秋七月為雷火所焚人
競以水沃之火益熾以樹盡而止按五行水火相生大都柞櫛之
屬特當秋令偶與雷火相觸故烈焰莫遏也或曰釋樹余未知然
否俟通于物理者考之

人著

徽州許裕侯順治五年從京口抵蘇有客朱來與共載統而泊舟
扶小鋸登岸黃昏持管二具來治竟日而成箸二十雙問何骨曰
駝也裕侯曰之曰嗟乎此人壽耳何相欺之甚也朱吐實曰昨獲
之灘上誠如君言願昂壘可念所之者花紋耳明日至錫山即售

其半而食飲齊豐矣裕儀同人與蛇有異乎曰蛇色白而少村人則瑩澤差勝曰人亦有異乎曰入地久則脫瘖則枯皆不任削畫艾而黃絕類舊牙婦人臘滑先伏然不知男子豈而多料也曰專諸巷有售者乎曰象既希見蛇亦難得是所在都有人自不識耳曰此事一發罪同刑人誰敢致此乎曰丐奴輩擅其利久矣且隨貨高下與值何憂不獲哉君子曰人著之多乃爾若之何不胥天下而制也悲夫

來鶴樓

錢塘茅狀元贊構宅宏殿中有讀書樓楹曰來鶴冀枚卜不遂飲恨而卒其宅後售吾郡沈文定權竟符來鶴之語將毋識耶

瑞雲峰

袁宏道園亭紀略云徐岡鄉園在開門外下塘堂側有土壠甚高多古木壠上有大湖石名瑞雲峰高三丈餘巧妍中於江南相傳朱勗所鑿纔移舟中石盤忽沉湖底氣之不可得因未米行後為烏程董氏購去至中流舟覆募善沒者取之須臾忽得其盤石亦浮水而出今為徐氏有范長白云此石至夜分間有光燭室石亦神物矣哉

裙帶開火

吾郡驥村嚴氏女適吾邑徐尚介凡夜解衣欲眠忽有火自裙帶間出轉摺至榻前晶瑩流落漸微而滅特明崇禎中事也此與耳談載張給舍事略同王行甫謂非事必貴然尚介官靈山知縣而嚴已早卒纔三十餘如通餘抗嚴都諫未知果何徵也

說餘 卷之七 雜錄